

望文海遂摘英
望史海以钩沉
望艺海而拾贝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望海听风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5年12月8日

星期一

值班主任：

张媛媛

编辑：

鲍涛

美编：

王蓓

校对：

曾艳

面对凛冽的寒冬，现代人裹紧羽绒服，躲进有暖气或者空调的室内，享受着温暖带来的舒适。然而，在千百年前的古代，尤其是棉花尚未普及的宋代之前，没有这些现代化的取暖设备与保暖衣物，古人又是如何抵御刺骨严寒、安然度过漫漫长冬的呢？

古人过冬，首要解决的是衣物保暖。宋代之前，棉花还未成为主流保暖材料，古人只能从动植物中寻觅暖意。富人多穿裘皮大衣，用狐狸、貂、羊等动物的皮毛制成衣物，轻便又御寒。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中记载，孟尝君出使秦国时，曾赠给秦王一件白狐裘，裘之白者，狐腋之毛也，集千狐之腋，始成一裘，可见其珍贵，也能看出裘皮在当时是顶级的保暖衣物。而普通百姓则没有这么幸运，他们只能穿麻、葛材质的衣服，里面塞进芦花、柳絮或旧棉絮——这里的旧棉絮多是从破旧衣物中拆出的少量纤维，并非后来的棉花。

居所取暖也是古人过冬的关键。贵族人家修建暖阁，在房间内设置火塘或火盆，燃烧木炭取暖。《西京杂记》中提到，西汉时的权贵之家冬日凿池冰，夏月设羽扇，而四时之气，皆如阳春，暖阁内燃烧的是优质木炭，无烟且热量足。曹操在邺城修建的铜雀台，就没有专门的暖房，供家人冬日居住。普通百姓则多在屋内挖火塘，燃烧柴薪、秸秆取暖，烟雾弥漫却无可奈何。还有人会利用“土炕”，在炕下烧火，让炕面发热，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取暖，这种方式在北方流传甚广，至今

仍有部分地区在使用。

饮食上，古人也有御寒妙招。冬日里，人们会多吃温热的食物，比如喝羊肉汤、吃炖肉。《齐民要术》中就记载了多种冬日炖肉的方法，既能补充营养，又能抵御寒冷。杜甫在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中写道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，这里的“冷炙”指的是冷掉的烤肉，从侧面能看出，烤肉在当时是富贵人家冬日常见的食物，热食能帮助人们驱散寒意。此外，古人还会饮酒御寒，尤其是度数稍高的黄酒、米酒，冬日里喝上一杯，浑身便会发热。陶渊明归隐田园后，冬日常“取头上葛巾漉酒，漉毕，还复著之”，在饮酒中度过寒冬。

除了这些，古人还有不少过冬的小智慧。比如用花椒和泥涂抹墙壁，制成“椒房”，花椒性温，涂抹后能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，汉代皇后的寝宫就被称为椒房殿。还有人会将动物油脂涂抹在手上、脸上，防止皮肤冻伤，就像现在的护手霜、面霜。贫苦人家则会通过增加活动量来取暖，比如邻里之间一起织布、舂米，在劳作中抵御寒冷。

当了解了古人过冬的不易与智慧，在深深敬佩的同时，我们也更应该珍惜当下生活的幸福与安逸。

古人是怎么过冬的

□岳慧杰



上海城隍神秦裕伯 曾任高密县尹的

□李金科

秦裕伯，字景容，号蓉斋，元末明初上海人，大名籍。元代以进士任高密县尹，升福建行省郎中。明初官至治书侍御史，卒后被奉祀为上海县城隍神。

秦裕伯早年从父游北方，以大名籍入读国子监，因此《明史》《明书》《国朝列卿纪》《本朝分省人物考》《畿辅通志》《陇州续志》，乃至乾隆《上海县志》等皆称其为大名籍人。正德《松江府志》载：“秦裕伯，字景容，大名人，从父仕元都，就学青监。”光绪《高密县志》亦载：“秦裕伯，字景容，大名人，至正十年任县尹。”乾隆《南汇县新志》则记载：“其先维扬人，其祖知柔始迁上海。”

元至正十年（1350年），秦裕伯出任高密县尹。清代、民国《高密县志》收录王思诚《修学记》载：“至正十年岁庚寅五月，大名秦裕伯以国子生释褐由湖广行省照磨官来尹是邑。”秦裕伯在任甚有政绩，去任后，高密士民为其立去思碑，明清奉祀高密县名宦祠。

康熙《高密县志》载：“秦裕伯，大名人，至正十九年间为高密令，断狱明决，建城池，立坛壝，筑堤防，修学校，民德之，立碑。”

光绪《高密县志》载，秦裕伯在任，“以三等九品差贫富，均赋役，募农耕……建城

池，新三皇、孔子庙，修汉儒郑康成祠，置祭田，屡兴大役，民不知扰，设乡校四十二所，弦诵之声达于境外，民德之”。

乾隆《莱州府志》载：“高密县城，元至正十二年，廷议州县无城者俱令修筑，知县秦裕伯始筑土城，周三里，高二丈五尺，厚一丈二尺。”

嘉靖《山东通志》载，即墨县学有九贤祠，高密县尹秦裕伯为之撰《九贤祠颂》。同治《即墨县志》录有秦裕伯《王乔嵩》一诗，署名“秦景容，密令”。康熙、乾隆《诸城县志》收录秦裕伯撰《重修密州庙学记》，《山左金石志》亦收录，署名是“益都路高密县尹、监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秦裕伯”。

巴山夜话

雪事

□闫桂红

清晨，天空中零星洒起了雪粒。这是今冬的初雪。晨色苍茫，马路上人流如织，躁动又安静。

忽然记起小时候，山区老家的下雪天，鸡不鸣，狗不叫，没有任何的声响。半夜醒来，那糊在细密的木格子窗户上的白纸格外明亮。我迫不及待地确认下雪后，翻来覆去失眠到天明。

冬天平常的早晨可能会有起床气，雪天不会。我用最快的速度穿好棉衣，穿上棉鞋，迫不及待地打开房门。好大的雪啊！然后像兔子一样跳到雪里，深一脚浅一脚撒欢地跑到街上。

地上是白的，大门外的老槐树上是白的，高高矮矮一片洁白，像令人垂涎三尺的白糖。偷偷舔一口，凉凉的，入口即化。雪的胸怀多么宽广啊！她能让万物同化，不管原来的面目如何，仅一场白雪就全变得温婉纤柔。河水也有变化，不像往日那般冷冰冰，而是哈着热气，压低了嗓音，低眉顺目地跟我们打招呼。

看够了，我跑回家去，拿起扫帚或者铁锹，装模作样地跟在大人后边扫雪。身处大杂院的人家，不管谁家早起来了，总是不分地齐心协力把雪扫到一边，“各人自扫门前雪”的状况是不存在的。先把雪堆在一起，等过两三天，雪经过高温低温的轮番蹂躏后，便相互粘连成了大块，再用铁锹铲出去。屋坡上的雪

慢慢化成水，夜晚便会形成晶莹剔透的长长的冰凌，我们便偷偷用棍子敲下来当冰棍吃。

“咯嘣咯嘣，咯嘣咯嘣”。

雪后的乐趣很多，比如打扫出一块空地，撒一把粮食，扣上个筐篮，用小棍支起来，再把小棍上拴根绳，顺到屋里去，就等着馋嘴的麻雀“进笼”。瞅准机会，猛地抽倒支筐篮的小棍，麻雀便八九不离十地被扣在里面了。逮住麻雀，用细绳拴腿把玩，最后用泥巴糊严实，放到炉子里烧熟，蘸点盐就可以吃了。不过家里人不让女孩子吃，我不敢违拗，也就只有闻香味的份了。

家里的女人们，盘腿坐在炕上，拿出花花绿绿的线团，开始忙着做棉衣，做过年的新衣，或者纳鞋底纳鞋垫。绣花的鞋垫很漂亮，花样很多，有“喜鹊登枝”“友谊长存”“富贵花开”，这多数是年轻姑娘送给心上人的，或者留着出嫁时带到婆家去。年长一些用的鞋垫，则讲究厚实，并没多少花样。我不喜欢纳鞋垫，宠爱我的姑姑们便给我预备一份。

儿时的记忆刻骨铭心，以至于长大后，每每下雪天，我就回想过去：寂静的雪夜，白纸的窗户，冒着热气的小河，吃冰凌，捕麻雀，盘腿坐在炕上的亲人们说着话，做着针线活……

